

岁时
纳凉百态

夏夜纳凉石板街

文/陈洪兴

井水泼过的黄昏

头蓬古镇的暑气是从钱塘江底冒出来的……日头把江面晒得热浪蒸腾,水汽顺着江风爬上岸,黏在二华里长的老街上,石板缝里的青苔都蔫成了枯萎黄了。我总疑心太阳把最后一丝力气都攒在了傍晚,店门前的电线木被晒得发烫,卖冰棍的小贩骑着自行车,“叮铃铃…叮铃铃…”从街头晃到街西头,箱子

里的绿豆冰棒化成了糖水,黏住了盖口的保温小棉被。母亲总在这时节拎出水桶。她的蓝布衫后背洇着汗渍,像幅晕开的水墨画,她从远处水井处,打来一桶桶清凉的井水,井水刚提上来时冒着白雾般的凉气,倒进街面青石板的瞬间,会腾起一阵凉爽的白雾,并伴随着“滋滋”的声响——那是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石板,感受到了清凉的浇灌,似乎在说:“好凉爽;好凉爽!”这个时候,街坊四邻像约好了似的,张家婶子提着铜吊桶,李家大伯用扁担挑两只大铁桶担水,大伙七手八脚,手提肩挑,把家门前的这段石板,用井水洒湿了,井水泼在石板上汇成细流,共同把白日里晒得滚烫的青石板浇得透心凉,营造了夜色纳凉的舒适清凉环境。我母亲与邻里关系融洽,大家嘻嘻哈哈的说笑着,母亲戏说:“井水是龙王爷的唾沫,能压得住三伏天的火气”,大家哈哈笑。其实我更爱闻井水混着泥土的腥气,那气味钻进鼻孔,比任何凉糖都管用,能把嗓子眼的燥渴压下去半截。

街面渐渐凉下来时,各家的竹器便纷纷登场了。张家的竹榻带着

竹篾的清香,李家的躺椅一条腿用木棍加固凑活着用了些年头了。大人们搬家具的吆喝声;竹器摩擦石板的吱呀声;孩子们追逐嬉戏的欢叫声;与老街北面钱塘江的潮声,夜晚纳凉大戏拉开了序幕。



张爷爷的星空

张爷爷的竹榻总我家西边第五个店面处,他的白胡子沾着是茶水还不知是露水,说话时像只老蜜蜂在嗡嗡响,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时暗灭,映着他眼角的皱纹,那些沟壑里仿佛藏着无数故事:“看见那三颗并排的星没?”他用烟杆指着天,“那是牛郎挑着担子,一头一个娃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望去,银河在墨蓝的天鹅绒上铺开,星星密得像撒了把碎

盐在夜空。张爷爷说:“银河是王母娘娘划的河,牛郎织女每年只能踩着鹊桥见一面。”

他讲神话故事“天狗吃月亮”,这时他总爱突然压低声音:“那天狗是二郎神养的。”说话间,他将烟袋锅在竹榻上磕出火星,“偷吃了月亮就躲在云里,得敲锣打鼓才能把它吓跑。”这时,我赶紧攥紧蒲扇柄,生怕天狗从哪片云里钻出来,可又忍不住偷瞄月亮,看它是不是缺了角。有次真撞见月食,整条街的人们,把铜锣铜盆都敲得邦这时,母亲和张家婶子们说着谁家的新媳妇会做虎头鞋,谁家的衣服针线做得如何如何好,声音忽高忽低,像浸在水里的棉线,软软地缠着整个夏夜。父亲总在这时掏出矿石收音机,一根长长的电线从屋顶上拉下来,掏估半天,拨来弄去,有时能收到广播电台的声音,但多数时间是一片杂音,但小伙伴还是围着不肯走,实在没有声音了,大家就散了。可我总爱溜到张爷爷身边,听他讲北斗星像把勺子,说顺着勺柄能找到北极星。“那是老天爷挂的灯笼,”他的胡子蹭着我的头发,他说“走夜路的人看见它,就不会迷路。”

竹榻上的梦乡

夜渐渐深了,露水打湿了竹榻的边缘。阿明抱着弹珠盒在李叔的竹椅上打盹,口水顺着嘴角流到椅面上,被夜风一吹,凉得他咂咂嘴。小芳的玻璃罐放在竹榻边,萤火虫的光弱了下去,像累坏了的星星。

我也睡到桌榻上,听母亲讲一些自编的故事,蒲扇扇出的风,赶走

了一群群张牙舞爪的蚊虫飞贼;张爷爷的烟袋锅也灭了,他的声音越来越轻……“该睡了。”父亲的声音从头顶传来,他的手接住我打哈欠的下巴,掌心带着烟草和汗水的味道。我眯着眼看他把竹榻往屋檐下挪,防止露水打湿我,母亲的蒲扇也慢了下来,她也睡意上来啦,扇面擦过我的脸颊,像片柔软的云。我似乎朦朦胧胧听见远处钱塘江哗啦,哗啦的潮声;自己又觉得抓住了一颗星星,迷迷糊糊中,我被抱了起来。父亲的胳膊勒着我的腰,后背贴着他汗湿的褂子,那味道让人心安。他的脚步声踩在湿漉漉的石板上,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响,像在打节拍。我把脸埋在他的脖颈间,闻着他胡茬上的薄荷味,听着街坊们渐远的笑谈,还有张爷爷仍在讲的星星的故事。“天狗今晚不出来了。”父亲低头在我耳边说。我想说我看见北斗星,像把银勺子挂在天上,可眼皮重得掀不开。最后记得的,是他把我放在床上时,蚊帐外的月光像层纱,还有远处不知谁在哼的童谣,软软地裹着整个夜。

岁月悠悠,六十多载岁月过去,儿时夏夜的纳凉情景,是那样的遥远;又是如此地切近,恍如昨天。后来,我总在现代空调房里想起那些遥远夏夜的场景,如一幕幕回放的电影,历历在目。冰镇西瓜甜得发腻,却没有井水湃过的清冽;电视里的星空纪录片再清晰,也没有张爷爷烟杆指过的银河生动;竹榻早就换成了席梦思,却再也找不着儿时被父亲抱在怀里的宠景之享受。

与二三昆虫对视

文王太生

朋友喜欢单反相机用微距拍虫子。朋友说,遇见一只小虫子,不知为什么,那虫子总是那样惶恐,与它目光对接时,惊慌失措,落荒而逃。

黄蜂、蜻蜓、豆娘、食蚜、洋辣子、纺织娘、蝈蝈、剑角蝗……这些昆虫的眼睛亮如宝石,斑斑剔透,真是奇妙,每每与它们对视,都清纯极了。

小虫子不谙世事,眼神清澈,绝无浑浊。一个人在夏天,与两三昆虫对视,内心会觉得轻盈满足。

蚊子,在帐子里飞来飞去。蚊子的嗡嗡声,在夏天听起来让人心烦。趁你疲劳来袭、似睡欲睡时,在耳边紫来绕去,你就不得不拖着疲惫沉重的身体,起床,开灯,眯着惺忪的眼,寻找一只蚊子。

与蚊子对视,它细脚伶仃地攀在帐沿上。待伸出厚厚的手掌去拍它时,它又从旁边溜掉了。被蚊子扰醒的人,又恼又急。

可是有人看蚊子不急,非但不恼不急,还看出情趣,这个人便是姑苏的沈三白。他在《浮生六记》里津津乐道:“夏蚊成雷,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,心之所向,则或干或百,果然鹤也……又留蚊于素帐中,徐喷以烟,使之冲烟而飞鸣,作青云白鹤观。”把该死的蚊子,想象成“群鹤舞空”;把蚊群冲烟飞鸣,想象为“鹤唳云端”。

虫有近视、青光、散光、老花吗?大概是有的。比如,青蛙,鼓着一双大眼睛看不清静止的东西。儿童画画,常常让青蛙戴上一副大眼镜,那种宽大眼镜,搞笑又滑稽。青蛙戴上眼镜,面前的池塘草色,才渐渐清晰。所以,沈三白又说,“余常于土墙凹凸处,花台小草丛杂处,蹲其身,使与台齐;定神细视,以丛草为林,以虫蚊为兽,以土砾凸者为丘,凹者为壑。”瞪大一双眼睛如铜铃,与二三昆虫对视。

蝉,这小东西,眼珠鼓凸,羽翼透明。我在少年时,曾于家乡小城的西门外,骑墙捕蝉。西门外,有一墓园,围墙边遍植垂柳,我手举一根细竹竿,仰脖朝天,与蝉对视。蝉贴在一棵歪脖子杨柳树上,纹丝不动。偶尔,顶风撒下一丈尿,弄得我一头雾水,灰头土脸。那时候,捕一只蝉,我会端详它微若尘粒的小眼睛,竟有透明液体,缓缓涌动,蝉也在看我吧?

小螳螂,目光如炬。浑身透绿,是一只顶真、较劲的小昆虫。小小身段,那么嫩,那么绿,透视出淡红色的筋络。刚出来没几天,就学会“螳臂当车”,这大概是一出传统折子戏,在这个草木茂盛季节忘情上演。小螳螂体内有天生的雄性荷尔蒙,一遇水汽流动,就竖起进攻利器。

天气炎热时,很容易捕到一只螳螂,小虫子也出来溜达、乘凉。少年戏螳螂,小螳螂如临大敌,举起两道锯齿,逼向少年的手指。少年恶作剧,掰断它的双臂,那时候,螳螂绝望了,耷拉着脑袋,不知道它流泪,不流泪?

昆虫有昆虫的肢体语言。蚊子叮人,不分贫富贵贱;青蛙合唱共鸣,乡野好声音;小螳螂恃有利器,自不量力。

这个世界有很多昆虫,有些古虫已经消失。张岱在《夜航船》中记述,“南海有虫,无骨,名曰‘泥’。在水中则活,失水则醉,如一堆泥。”这只叫“泥”的小昆虫,离开了水,散乱成泥。真的奇怪,一个人喝醉后,他怎么也会变成这只小虫子?这老头儿还煞有其事,说有一种叫鞠通的小虫还能治病,“耳聾人置耳边,少顷,耳即明亮。喜食古墨”。由此看来,这个纷繁的世界,有奇怪的人,就有奇怪的小虫子。

一个人,空闲时,应该俯身看看昆虫。你看虫子时,虫子也在看你。你看虫子,很小、很小;虫子看你,却是一个很大、很大的庞然大物。虫子在想着什么?它们眼神清亮,没有功利,不卑也不傲。

农药年代,花间植物虫子少了。记得从前,我站在一棵老柳树下和人说话,头顶常砸下一只从天而降的吊吊虫。小虫子躲在皮囊里,它那散淡的小眼神看不见。吊吊虫在吐丝,一端拴在柳树梢上,一端拴着皮囊,晃悠悠,忽上忽下,顽皮地跳蹦极。

当然,与某些昆虫对视,也不必局限于草丛灌木。我认识的一位老板,案头摆一铜蟾蜍,嘴硕大,大眼暴突,满身的蟾褶。蟾蜍,我童年时并不喜欢,觉得它浑身疙瘩,奇丑无比。老板却觉得蟾蜍憨态可爱,大吉大利,能够给他带来好运,他把铜蟾蜍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,在闲暇时,目光柔和,每每与它对视。

作家马未都说,“世间事情很怪,英俊相貌的青蛙一事无成,体魄丑陋的蟾蜍却千古流芳,摆上大雅之堂,可见相貌对于生存不是最重要的。”

苦夏与美食

文/鲍安顺

暑热天,谓之苦夏,人困乏,心焦躁,叫苦连天。

苦夏不苦嘴,那菜市场里,消暑的瓜果蔬菜,特别多。做些家常小菜,味儿也特别好,比如青椒肉丝豆

腐干、油焖茄子长豇豆、开洋扁尖冬瓜汤,还有凉拌海蜇头、老鸭汤等等,样样开胃好吃,香美可口。

苦夏时,我想喝一杯刨冰,吃得冷气下沉丹田,舒服极了。夜里,开一只大西瓜,一家人吃得开心,满嘴沾红。我年轻时,在苦夏里,去上海吃过薄皮浜瓜,瓤橙黄,籽朱红,皮也很甜,是消暑美食。那瓜,听说如今绝种了,现在上海的浜瓜,淡黄色,小黑籽,味道差多了。

苦夏吃冬瓜火腿汤,也不错,那火腿炖好,冬瓜切成块放入,在火腿汤里一滚,略带点生,有嚼头,烧烂了就不好吃了。还有,早年我父亲在老家庭院里,置一口大缸,植荷数枝,晚间把茶叶用纱布包裹,放入荷花花蕾中,晨起取出来煮茶喝。那茶味,有荷花清香,喝得神清气爽,消暑解热。

苦夏吃美膳,胃好,才能有胃口。比如我儿子小时候,贪恋冷饮,不吃香喷喷的饭

菜,真是愁煞我了,我整天变着花样,蒸、煮、炒、炖,想打开儿子胃口,可是总不能如愿。可是如今,儿子吃啥都香,又怕他吃多了,长胖了,影响身体健康。

人在苦夏,天气炎热,多做点苦瓜吃,那是清凉瓜,吃进身体里是灭火器,清热消暑,人称是独苦其身的君子菜,好处多多。

莲子清如水,那荷的通身,都可以入饌,莲子、嫩茎、藕、荷花,皆为消暑之宝。在济南,我吃过一道名菜,叫炸荷花,是在新鲜荷花瓣里,放入豆沙馅,对叠包好,裹蛋清油炸制成。那花酥脆,味儿甜美香鲜,吃了养心安神,一吃难忘。

我在《西阳杂俎》中看到,唐代文人雅士,将荷叶连茎折下,架在砚盒上,刺破蒂节,倒入酒后,酒随孔下流。此时,含住荷梗端头,用力吮吮,那酒香带着莲叶的甘香,清芬入腹,祛暑宁神。酒尽时,轻咬脆嫩荷梗,吃出了满满的苦夏意境,似有清风抚袭,让人神清气爽。

苦夏的美食膳品,还有爽口萝卜,专治苦夏厌食症。那是小酱菜,粗盐抓拌后,去掉萝卜水分,味道酸甜爽脆,吃了祛除暑意。苦夏炎热,以吃清淡素食为主,有黄瓜、芹菜、樱桃、西红柿、海带、鳊鱼、皮皮虾、草鱼等。这些食物,看似素淡,可是食美、性平,适合苦夏“清补”。

那清是清火,补为补脾,“长夏”对应的滋补内脏,即为脾。苦夏难熬,脾胃不适的人,胃口不好,就要吃调和脾胃的食物。比如百合银耳玉竹汤,比如冬瓜豆腐排骨汤,还有田七苗木耳汤,吃了清热解暑,养肝清脂,促进血液循环。

快乐度苦夏,还仰仗药膳助力。俗话说,冬吃萝卜夏吃姜,那生姜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夏食利于消化吸收,防暑降火,对人体非常有益。醋泡生姜也不错,酷暑放在冰箱中,每天早上吃三片,能缓解心阳虚导致的手脚冰凉,对胃酸、胃胀、胃痛的人有疗效,空腹吃也有奇效。

打开苦夏味蕾的良方,是美膳。清代顾禄《清嘉录》描写江南三伏天的生活:“好施者于门首普送药饵,广结茶缘。街坊叫卖凉粉、鲜果、瓜、藕、芥辣素粉,皆爽口之物……茶坊以金银花、菊花点汤,谓之‘双花’。面肆添卖半汤大面,日未午,已散市。早晚卖者,则有臊子面,以猪肉切成小方块为浇头,又谓之卤子肉面。配以黄鳝丝,俗称‘鳝鸳鸯’。沈钦道《吴门杂咏》诗云:‘流苏斗帐不通光,绣枕牙筒放息香。红日半窗刚睡起,阿娘浇得鳝鸳鸯。’”那文中所记,是苦夏滋味,也是似水流年的生活美好。